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七十二回 以血驗氣大闢陰陽之化 因熊及虎廣推禽獸之恩

素臣與黑兒慌忙喊救。醒來，哭道：「奴平日每以英雄自負，今被文翁提醒，真個禽獸不如！先母生奴，因是頭胎，兼有產厄，百般困苦，死而復甦。奴自幼頑皮，屢屢跌傷，先母千般疼惜，百種憂煎，與文翁說的一毫不錯。到得奴家長成，為奴擇配，高低不湊，日夜焦心。至臨終時，還是千叮萬囑，吩咐舍弟。奴生性拗拙，一味想做英雄豪傑，把夫妻婚配，看做醜陋之事，要跳出火坑，竟把老母心念，一撇丟開。今蒙文翁喚醒，追想老母深恩，及自己忤逆之處，真肝腸寸斷矣！」素臣道：「人事不外趨吉避凶，其機分於悔吝兩念。吝則自吉向凶，悔則由凶趨吉。故有過貴於知悔，改過欲其勿吝。恩姊既有悔心，便是趨吉之道；只消與令弟說知，便可早遂家室，以慰母心。但恐吝心一起，把悔心梗住，遷延耽擱，則此過無日能改，親心即無時能慰，終為不孝之女矣！」飛娘歎口氣道：「奴欲適人，亦無可適；除是文翁天人，奴才甘心居妾媵之列，其餘必須正配。庸夫俗子，奴既看不入眼；英雄豪傑，自必早有妻室。若要守定悔心，不萌吝念，也只得對舍弟說知，由著他去揀擇，是好是歹，聽之於天罷了！」素臣贊道：「恩姊怎見明識定若此？夫妻原是天定，講不得賢愚好歹，聽之於天，才是婚姻正理！難弟受恩深重，妾媵之說，不特口不敢言，即耳亦不敢聞，當留心為恩姊執柯便了。」飛娘俯首無言。素臣知己心允，因探一句道：「青、登、萊三府，固以三叛為英雄；難弟卻又聞得海島內，有紅須、鐵丐二人，亦甚英雄，不識恩姊曾識其人否？」飛娘道：「此二人久聞其名，未識其面。」素臣道：「紅須客相貌魁偉，雄杰不凡，只一嘴紅須，生得怕人。鐵丐面如鍋底，精神奕奕，儼然耐遲敬德。恩姊既聞其名，必知其本領，若與三叛相較，不識優劣何如？」飛娘道：「此二人本領，雖不能深知；而江湖口號，豪傑評論，大約介乎白兄、舍弟之間。」素臣拱手道：「難弟受姊深恩，不敢自嫌唐突；此二人皆一時之杰，平日信我最深，知其俱未受室；若於此二人中，擇一為恩姊執柯，不識應在何人？」飛娘默然不答。素臣道：「此條終身大事，恩姊又女中豪俠，何尚作兒女之態，不出一言以定之乎？」飛娘慨然道：「既文翁如此說，奴亦不肯以庸俗女子自居。鐵丐雖亦英雄，而出入遊戲，天嬌如龍，究遜紅須一籌；奴家本性，亦與紅須相合，文翁若肯執柯，奴即同去與舍弟一決便了。」素臣大喜欲行，飛娘道：「且慢。」躬身進去。

素臣走出院中，望著參天的石壁，罅縫中尚有斑斑殘雪，青白紅紫，五色俱備，喝采一回。把身子擺動，手足伸縮，覺著有些力量。暗想：我的食量頗大，性喜運動，連日被那參粥湯藥，淘壞脾胃，又終日睡臥，所見所聞，可厭可惡，所以困乏異常；今日吃下這些酒飯肉食，又遇著這等豪俠女子，言聽計從，有如圓轉，心中暢快，故不覺精神頓長起來！正是：

神龍豈愛聽簫鼓，猛虎何堪受繫維？素臣正是快活，飛娘已裝而出，頭上紮著一幅天藍絹兒，深青衣衫，白布裙子，腰束一條月白綢汗巾。向素臣道：「文翁精神未復，這山路崎嶇，還得奴背負下去，到平地上再扶著走罷。」素臣道：「這斷不敢勞！方才運動手足，俱覺有些力量，只求恩姊把腳步放慢些，不似夜來的飛速，便可追隨而行了。」飛娘應諾，領著素臣，在石罅樹叢中穿插而下，到山腳邊一家飯店。那店裡男婦，一齊接出店來，向飛娘廝叫。隔壁幾家，也有男婦過來問候。素臣問及，方知這店中男女，俱是賽麥鐵家僕；隔壁幾家店舖，便是白玉麟家僕人開張，帶做買賣，帶做飛娘往為照應、傳奇音信之人。素臣已覺腿酸，在一張板凳上坐著歇力。飛娘吩咐備船，店家慌叫兩人上船，整理篷索，一面送茶上來。一個半老女人，向飛娘報新聞道：「大姑娘可知道，府裡李錦衣家，死了一個姨娘，是狐狸精，被算命的……」飛娘連忙接口道：「是知道的，不必說了。」那女人頓住嘴，看了素臣一眼，就不再說。又一個老女人道：「咱們這洋面上，不是金龍大王管，另換了香烈娘娘來管了，大姑娘可知道嗎？」

飛娘道：「這陰空的事兒，有甚考較？」那女人道：「自天津直到咱們這裡，一帶沿海的行宮，合海船上的香火堂，都換上了香烈娘娘的聖像，這是假得來的嗎？那娘娘姓黃，被他婆婆合丈夫打死的，才死不多幾年，他父親現在還替娘娘看守祠堂哩。這香烈娘娘聖號聽說是玉帝親口敕封，好不顯應，常在海裡救人，惱著他，便一陣風，把你船翻個身，比金龍大王靈聖多著哩！」飛娘笑道：「是你們偏有這些冬瓜葫蘆，打牆縫裡直滾出來的瞎話！」那兩個整理篷索的人走來，說道：「他這話卻是真。好順風。大姑娘請下船罷。」

飛娘立起身，領著素臣走出那村，就見一片大海，白茫茫的接上天去，素臣慌道：「我從沒飄過洋，這使不得！」那船家道：「不向中間去，是沿著岸走的，比內海還穩著哩。」素臣道：「比渡海到台灣何如？」船家道：「差別多著哩！那邊是常常翻船的，這邊連耳朵裡，也沒聽見有翻船的事。」素臣才放心下船。飛娘笑道：「文翁天生豪傑，怎這們膽小？」素臣道：「書上說著：『為人子者，道而不徑，舟而不游，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。』若有路可走，怎肯蹈險飄洋？」飛娘道：「據文翁說來，奴平日徒手搏獸，黑夜劫人，皆不孝之事矣！」素臣正待獎勸，就話說入，飛娘忽笑道：「文翁不聽見那媽子的話麼？也合奴說的碧霞元君一般，但不信香烈娘娘易，不信碧霞元君難，除了文翁光明正直，怕不著了奴的道兒！」素臣道：「香烈娘娘的話，卻有來因。人得天地之氣以生，既死則氣仍歸太虛；惟聖賢忠孝，節義貞烈之人，他那一股正氣，至大至剛，有充塞天地之勢，生而為人，死而為神；孔子所謂：『其氣發揚於上，為昭明蒿悽愴者』是也。天津貞婦黃氏，其學問則幾於聖賢，其節烈則超於今古。」因把黃氏始末述了一遍，道：「如此正氣，豈能磨滅？《左傳》子產論伯有，不過取精多而用物宏，就斷其能為厲鬼，必立後以安之，其氣始定；況黃氏浩然之正氣，而遽渙然消散乎？發揚於上，主河海之祀，以昭正氣，容或有之，尚非必不可信之事也！」飛娘咋舌驚歎道：「天下有這等奇女子，守節不變，猶人所能；至寧死而不顯婆婆丈夫之失，則真可超前絕後矣！但立後之說，奴也聽人說來，究竟不甚明白。怎有了後人，邪氣就不作怪呢？」

素臣道：「《左傳》說：『鬼猶求食』，看去是極荒唐的話，卻是極確切之理。人得天地之氣以生，而人又生子生孫，則氣又接續向子孫身上去。故父母雖死，而子孫以父母所遺之氣，感父母已散之氣，便得凝聚起來，因其原是一氣。故放散而在天之氣與接續在人之氣，如針投芥，如磁引鐵，一念感通，即成合漠。子孫祭祀，祖考必來享格，其氣聚於子孫之氣，故能相安。若不立後，則無氣以通之，其氣不聚。伯有取精既多，用物又宏，更非正命而死，那氣如何得一時滅散？既無後人以凝聚之，自然要為厲鬼起來了！我所以力勸恩姊適人者，亦是要把令尊、令堂之氣接續下來，長久得凝聚不散而在天之氣也。」飛娘道：「以氣聚之說，奴尚在半明半昧；至說奴適了人，就接續父母之氣，則愈不明白了。奴嘗聽人說，有兒子才承接香煙，沒兒便斬宗絕祀，沒聽見女兒生了子孫，可以接續父母之氣的。要求文翁細細的指示與奴知道。」

素臣道：「人無論男女，皆由父精母血而成；精有精氣，血有血氣，豈有兒子才得父母之氣，女兒便不得父母之氣的道理？女兒既受父母之氣，女兒所生子女，又得女兒所受父母之氣，這氣不是接續得下去的麼？俗說外甥似舅，就是這一氣的緣故。若不明以氣聚氣之說，只看以血聚血，便知古來所傳滴血之事，信而可徵。現今官司檢驗，尚以此為據。父母之血，既與子女之血，凝聚合一；父母之氣，豈不與子女之氣，合漠貫通？血係有形之物，故可見；氣係無形之物，故不可見。以血較氣，氣靈而血蠢；蠢者尚能合一，豈靈者反不能合一邪？」飛娘道：「如此，是必要子女之氣，才接續得父母之氣。怎人家把姪子過房，也說是接續香煙呢？」素臣道：「姪子所受於父母之氣，即其父所受於祖父母之氣，與嗣父所受於祖父母之氣，仍是一氣。即係遠房之姪，而同一祖宗生下，則層層推將上去，亦仍是一氣，故能接續。若繼外姓之人，便是二氣，便不能接續。所以律上禁著異姓亂宗。漢津因李悝《法經》增廢、興、戶三篇，戶篇有本族無人，許立外孫為嗣一條，古人之行之者甚多；亦足見得女兒所生之子，原接續外祖父母之氣，故許以為嗣。但外孫究屬異姓，難以亂本姓宗支，故後來定律之人，才把此條刪去。其實這一股氣，原是相通；女兒若子孫承續，千年不斷，則父母之氣，亦接續下去，千年不斷也。」飛娘恍然大悟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奴若不適人，父母遺與奴家這一股氣，便從此斷絕；奴若適人，得有子孫承接下去，父母這氣，就得長存不斷！可見男婚女嫁，是一件極大的正經事了，怎好厭惡著

他，看做醜醜之事？孟夫子說：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！』向來只知為男子而發，與女子無乾；如今看來，除了男子，便是為奴一人而發的了！奴若不遇文爺，終身守奴偏見，真屬不孝之女，禽獸不如矣！」素臣感激贊歎，暗忖：熊姊不獨天性好，悟性亦好，如聖門顏子單刀直入本領。卻因這刀字上，忽想著自己的寶刀，跌足道：「怎就忘死了！」飛娘驚問何事，素臣道：「我有小僮錦囊在飯店中，我自進李宅，無日不念及他。自蒙救出虎口，因感激恩姊，奉勸適人，及蒙允諾，歡喜極了，急欲會見令弟，竟把這錦囊合一把寶刀忘記死了！這便怎處？」飛娘道：「文爺不須著急，尊使必於夜間，亦被方兄救出矣。」素臣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飛娘道：「他原說訪有尊使，現住飯店，因未救文爺，不便先救尊使，打草驚蛇。大約奴至李宅，彼亦著人到店，賺出尊使矣。」素臣大喜，感激有信為人之忠。飛娘道：「奴亦有話要問文爺，也是忘了。奴昨夜進房，聽著文爺說，數上是個女人，就知文爺數術通神；但不知是何數術？後來勸奴家適人，只說母恩，不言父德；必因奴家有母無父，這也是起數而知的嗎？」素臣失驚道：「我但說母恩者，因其事易明，且女子與母尤親，故未說到父恩上去。凡人之身，皆由父精母血而成，怎說是有母無父？至昨夜說是女人，卻曾起《梅花數》來。」飛娘道：「原來文爺是無心的話。不敢瞞著文爺，奴因父親不同人類，故說是有母無父，非真無父也！家母在鐵槎山下獨居，山上有一人熊，逼著家母配成夫婦，連生奴家姊弟三人，即為獵戶藥箭所害。」說到那裡，似有羞慚之狀，掩面而泣。素臣亦為感傷，因道：「現在當今第一文人，名叫王鏊，亦是人熊所生，何足為嫌？但恩姊不該以虎豹等物為生計了！」飛娘道：「槎山並沒人熊，即馬豬等熊，奴則逐之使去，不忍殺他，也是為此。」素臣道：「熊為山君，虎豹等皆其走屬；恩姊念及生身之父，亦當一例推恩。況萬物並育，若以為生計，日日戕殺他，亦非天地好生之德！孟子曰：『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？故擇術不可不慎也？』望恩姊察之！」飛娘道：「奴性所厭惡者，夫妻情慾；性所喜樂者，搏擊禽獸。今既不得已，要去做那厭惡之事，若再把那喜樂之事，連根去，不把奴苦死了也！」素臣道：「恩姊所厭惡之事，既應體母心，而毅然為之；所喜樂之事，若不推父恩而翻然改之，是厚母而薄父也！誠能推下忍馬豬等熊之心，而不忍殺虎豹，則見殺虎豹者，尚將有怵惕側隱之心，況忍以搏擊為樂乎？難弟若作伐得成，便當盡好合之樂，夫倡婦隨，琴瑟靜好，天倫樂事，與馮河暴虎之樂懸殊。即以厭惡之事，盡喜樂之術，飲食調其甘旨，衣裳適其寒燠，起居時其早暮，生殺節其喜怒，曲盡此心，皆為樂事。至若天空海闊，釀酒臨風，浪湧濤飛，拔劍起舞，精武藝以備干城之選，練士卒以為敵愾之圖，賢夫婦之樂事正多；區區搏擊虎豹之樂，何足齒數？況獸有同類而殊能者，猝然遇之，力不能制，豈徒身死名辱，而父母之氣，亦從此斬絕！由此思之，樂乎？否乎？孟子曰：『魯人獵較，孔子亦獵較』，仿春搜，夏苗，秋獮，冬守之意，四時擇日，於島中校獵一回，既取禽獸，以供祭祀賓客之用，又令軍卒嫻習戰陣之事，則既不蹈危險之途，又不縱口腹之欲，與人同樂，較獨樂為何如？且一切樂事，日日為之，則不見為樂；偶一為之，則其樂必倍！既不可得樂，而又全此推恩之念，恩姊亦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？不特此也，孝子不以父母之遺體行殆；而恩姊以只女子，於黑夜入人密室，倘有意外，即辱身敗名，貽玷父母，令妹之刺妙化，即前車也！世之武勇，遠勝於妙化者正多；何可輕蹈不測，以危殆父母之遺體，斬斷父母之遺氣乎？伏望恩姊三思！」飛娘斂衽道：「文爺之言，字字滴入奴心裡去，如甘露一般！奴亦嘗聞奇人講論，而蒙蔽已久，不能開豁；若不遇文爺，真虛生人世矣！」

素臣未及回答，船家已歇了船，請二人上岸。飛娘道：「怎天尚未黑，就走這幾百里地？」船家道：「大姑娘在艙裡講話不覺，今日這風好不快燥！再略大些，這船敢就翻一個轉！」素臣道：「你說這海邊，是從不翻船的。」船家笑道：「那是怕爺膽小，溝港裡還失了風，休說這般的大海！」素臣大笑上涯走有十餘里，方進一村，飛娘把素臣領進一所莊院，自到裡邊去了。素臣看那屏門上對聯，寫著：「創論喜聞劉夏，精忠願學文臣。」邊上落款是昌陽白屏。素臣暗忖：春秋時有劉夏，並非論議之士，文臣又是何代何人，怎竟沒影響？看到兩邊庭柱上，又是一聯，寫著：「三人同心有利斷，一劍把君無不平。」卻沒落款。正在猜想，只見裡面走出黑凜凜一條大漢，望著素臣便拜道：「不意今日得見文爺！」素臣忙跪下去，同拜起來。暗忖：定是飛娘之弟，怎黑白不同如此？因問其名號。大漢道：「小子熊奇，字以神，久慕文爺是從古至今第一個英雄豪傑，今日從天而下，已是快活；又聽著家姊說，被文爺一席話提醒，情願適人，兀的不把熊奇快活死也！」說罷，又拜。素臣拉扯不住，只得又同拜了四拜起來。請素臣上坐，自己側陪。素臣細看其貌，但見：骨似枯柴，膚如黝漆；黑膚如漆，卻亮晶晶奕奕有光；瘦骨如柴，卻一根根錚錚似鐵。忒楞楞雙樞碧眼，分明天竺番僧；叢簇簇滿臉黃毛，彷彿西洋貢使。頭圓背厚，居然富貴之形；腰細膀寬，大有干城之相。莫嫌他百般怪狀，不類生人；須知恁一片赤心，足垂青史。

素臣暗忖：據貌看來，與其姊姪雖別，福澤相同；諱名麥鐵，即其識也。因道：「弟感令姊救命之恩，力勸適人，並欲為紅須客執柯，蒙令姊慨許，特來奉拜，伏望允從！」以神道：「紅須客大名貫耳，若肯俯就，則家姊終身有托矣！但他現在護龍島中，雖相隔一重洋面，向無往來；必得文爺一行，方有成局。據家姊說，文爺是不肯蹈險之人；又不敢奉求渡海，如何是好！」素臣道：「令姊救弟之命，如有急難，弟即當捐軀赴救，況渡海飄洋，無日無人，尚非必遭意外？弟意告知熊兄，即欲往見方兄，以謝其援救之德；再會一會白兄，與兄等共商國家大事。然後渡海去，為令姊執柯。兼看那島中氣象，替他佈置一番，以為後日犄角之計。所爭不過遲速之間，斷無不去，去亦斷無不竭力撮成便了。」以神大喜，又出位拜謝。素臣又忙忙的陪拜八拜。留進內堂，點上大蠟，擺上肴饌，飛娘亦出陪坐。一面講說六義、五忠、三叛之事，一面大飲大啖，直至三更，方席散就寢。

次日一早，即用早膳，由昌水坐船，望萊陽進發，至午後已到。

沿河有白家家人開店，三人俱進店坐下。店主擺出茶點，叫人裝起兩輛轎車伺候。飛娘等吃了一杯茶，即上車而行。玉麟也住在城外，不多時到了。飛娘一車在先，已進大牆門去，素臣及以神方下車，即見一人趕出迎接，素臣看那人時，只見：平顴瘦臉，短鼻輕眉；兩耳難垂，真如棋子；雙唇緊合，逼尚櫻桃。皮膚在黃白之間，肌理居細粗之半。五官俱短，豈是偉男兒？一撮如無，居然弱女子！只三台高骨，挺出奇峰；更兩眼青瞳，含將神水。筋能束骨，知非庸笨之夫；秀而有威，定是英豪之輩！素臣暗忖：以神曾說方、白同居，此人短小精悍，與有仁之言符合，必有信也。那人把素臣讓進廳堂，也是納頭便拜道：「文爺誤落火坑，小子無力，不能親往救援，死罪，死罪！」素臣同拜起來，復跪下去叩謝道：「文白被難，若非恩兄救拔，此命必送於又全之手，感銘入骨，怎反引罪起來！」拜畢入坐，有信、以神俱不敢對坐，在下側陪，獻上茶來。素臣看那屏門及廳柱上，也是那兩副對聯，屏門上落款，卻是牟平方全。因請見玉麟，有信道：「白兄在東莊，已著人前去，須明日才來。」素臣急起問道：「弟等方來，怎已著人前去？東莊離此，諒不甚遠，白兄既有事在彼，如何敢勞他往返？不如借一健僕，同弟前去較便。」以神答道：「家姊同文爺進村之後，小子即著僕人來此，通知方兄。白兄想慕文爺甚切，故方兄得信，即請白兄速歸，大約明日飯後就到了。東莊恰止四十多里，但文爺怎可再勞？」素臣因復坐下。把福建遇見飛熊及方有仁的始末，約述一遍。

有信道：「小子與袁兄自離了杭州，事不相謀，志適相合。因冒作兄弟，隱姓埋名，想為國家做些事業，只是無人提拔；所以一個在南，一個在北，結些英雄豪傑。這白兄是個忠肝義膽的人，小子蒙他留住在此，得與諸賢廝會。前日袁兄自閩中來書，說文爺要來青、萊一帶，叫小子沿途探接。那知問到張家飯店，說五日之前，有吳姓星士到此，為李錦衣家請去，估量必是文爺。心知李家素行，文爺誤落坑阱，如何得出？那店家指著尊價道：『這是吳先生同來的。』小子因乘他不防，與尊價附耳數語，即刻出來，連夜趕人去請熊姊，約他次夜行事。一面派一點僕，於次早投入店中，假作過客，到了半夜，遂帶尊價出來。不想尊價這點年紀，本領正強，那店中人驚醒起來，沒命追趕，剛要趕著，卻被尊價轉身一腳一拳，打倒了兩個，其餘的人，就不敢追了。昨日晚間，才到此地的。」素臣稱謝不盡。只見錦囊從裡面滾一般的跑將出來，一見素臣，便跪下去。素臣令其起來，問道：「寶刀可帶出麼？錦囊從身後取過呈上。素臣大喜，吩咐將刀送入內邊。錦囊重複出來，備訴主人被陷，探問店家，店主如何哄騙，及那日如何出店之事。素臣因問：「方爺家人約你同逃，你怎相信，不防李家騙我的道兒麼？」錦囊道：「方爺隔日先來，私說爺的姓名，並福建有信的話，次日同走的，也與方爺一般口氣，事事符合。因想方爺既有福建來信，來救是真，因同著這裡管家，半夜裡逃走出店來的。」素臣便不再問。剛吃完一塊大石長凳道：「文爺用刀，奴用劍，就著石凳比試一比試，看是如何？」素臣欲試臂力，

拿過寶刀，同飛娘斲下。只見火光直迸，碎石飛擲，那條石凳，分為三段。素臣微覺臂有酸意，進房坐下。飛娘稱贊素臣之刀不已，道：「竟與奴之寶劍無二！」素臣笑道：「這是我臂力未復；若以為無二，則屈此刀矣！」飛娘道：「文爺神力即未復原，亦應勝奴十倍，據奴看來，敢怕刀不如劍？」以神道：「大家不必爭論，只消把劍平仰在地，將刀斲下；復把刀平仰在地，將劍斲下；看那一物缺了鋒刃，便見高下了！」飛娘大喜，就要比試。素臣大驚失色，只一步，就平空直跳出院中來。正是：

鬥穴那知傷兩虎，凌空應解惜雙龍。

總評：

飛娘一聞正論，即至暈倒。固由天性，亦素臣剴切之辭足以動之，且素所敬服，其言是入故也。素臣復以「悔、吝」二字堅其趨吉，而絕其向凶，尤得誘掖之法。水夫人及素臣數人，每每如此，書中不一而足，非若禪家一悟便了也。

香烈管海，由老女人報新聞，而先有一半老女人以妖狐之事啟之，伏筆於十數回前，而猶必曲折出之，文章安得不佳？

以伯有為厲，證黃氏之為神，其義甚精，而因立後一事，即入正旨，力勸適人，尤為巧合。至以血聚血，證以氣聚氣，則發前人所未發，一字一珠，非通於神明之故者，不能道其隻字。

外孫立嗣，古人往往有之，後並著為律令，向竊疑之。今讀此一氣之說，始知前人亦有苦心，非漫然而為之者。

素臣力勸推恩，非特愛惜物命，尤切於教孝也。與釋迦割肉喂虎，逼真反對，切勿錯認為同道。

海邊從不翻船，素臣竟信其說，欺以其方也；後乃云再略大些這船變翻一個轉。小人隨口捏造謊說，不顧人利害，往往如此。

以神屢拜不休，敬信畏服與賽呂同意。作者極寫天爵之高，層換筆墨。隨時隨處指點贊歎，有功人心世道不少。